

藏書

藏書大臣傳卷三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

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

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

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藺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

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
兩言遂定如持左券
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
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
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
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

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

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此措必如乃可歸璧）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此時秦王在相如掌握之中矣）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
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冷笑無味秦王一生）
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不受此人謁）
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秦王本是奸雄者）
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若如此禮相如也）
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
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又求了）
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

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
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
頗亦通此
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
是相如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
氣壓秦王
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

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
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
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
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節節見相如智勇俱妙）
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
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卓吾曰言有直於泰山相如是批相如真丈夫真男子真大聖人真大阿羅漢真菩薩真佛祖真令人千載如見也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倣儻遒策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倣儻倜策

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衍亦不貶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衆人不知則爲鮑焦易惕輕生只爲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

一身耳不知其情也其正以見已久。居圍城不去

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

故而責新垣衍之切矣

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
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微。儀。配。旌。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
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

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

○不得○不勝○懼○快 懼 矣 夫○既○為之

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梁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

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
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
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
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

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

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
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
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
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
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
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

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

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
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
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
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
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
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叢言
且羞與之同名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
管仲
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

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舊言曹沫）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

猾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刎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是怨秦

緣故秦滅人國不專爲報仇也

奇

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

此非卓犖不能也

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

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
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
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
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
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
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
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
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

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乃固

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

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肎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

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常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漢王聞良

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

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揺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貧爲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幷葬黃石冢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

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覩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為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

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否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恥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絕句踐之疑從兹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遷陶役役焉名利之塲老死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晉侯藏其用亦可也

○張安世○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常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爲富平侯明

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衞

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之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

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毋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

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憫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

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
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
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
有徵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
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
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
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
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
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

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
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
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
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
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
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
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
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

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罷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
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
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
桑霍爲我戒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
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
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
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
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

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馬長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

戕孜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𢽾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
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衆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爲將瑜覩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

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況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毋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
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
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謂不如迎
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
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
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
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
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鬬艦數十
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
報操詐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
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
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退還保南
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
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退權拜瑜偏
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

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危哉）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使周瑜不死先主無處所矣）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

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

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

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與穎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

主在荆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淸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氷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旣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
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
淮陰登壇數語武侯隆中數言皆知古勢
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
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
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
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起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

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尋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

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若

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藉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閒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

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

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

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
駐漢中臨發上䟽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
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
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
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
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
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六
年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
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嶲太守馬謖才氣

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

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

門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昭應之
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
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
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
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
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
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
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又為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眞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名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為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

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日交戰懿戒服莊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羽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

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
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
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
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
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
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
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
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
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為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

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絶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往偪於是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

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
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
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
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
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
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

侍慧長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南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爲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

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
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
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
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棋于時
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不輟
圍棋與卻敵何須讀閒道學先生
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
安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爲循所害禕嘗
赦大司農孟光責禕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

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魏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諭指呼

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
前後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
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
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
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
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
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

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
爾若是稽畱將致禍敗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
與平子豐敎曰吾與君父子勠力以奬漢室此神明
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
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
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顯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
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
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

哭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為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為南郡太守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

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亮以爲參軍。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

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元儉述字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為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闇誦答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郫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

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

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

移河東京爲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

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
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
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
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
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
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
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
中單又傷首度冒氊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
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

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慣愧自行營歸知賊出沒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

臣勇怯兵强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頓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覘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

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戸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賞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

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不宜為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
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
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
官然卒爲異鎛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
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
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畫軍事數
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
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
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覊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

諸侯無不懷畏令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
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
待卿始議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爲奸憸恨抑慮帝未
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
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
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
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
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
名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

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恍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䟽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名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别都本備巡

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欲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

無故又行淩悖必將滅亡譬如豺虎於山林間自
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負無能爲此賊秖敢於巢穴
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
爾勑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
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
之所請丁匠因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
請丁匠修營闕可速遣來已勑魏博等道令所在排
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
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

賚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微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幷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

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
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
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讙開成二年復以本
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
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丐還東都薨年七十六
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
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
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
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呂端（宋）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君開封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鞫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

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

欲烹太公高祖曰顧分我一盃羮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寃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亟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

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
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
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
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
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
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
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
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
洪大宮庭階戺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眞宗卽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眞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

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

之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没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頗通内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祝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柩七日如生沒後或譖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輙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

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
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
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
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
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
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
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
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
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

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閒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毎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厯告帝或熟視不言

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牀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毋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郛豬少恩左右不悅毋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覩生兒

如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

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毋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遂密劄與琦有爲婦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

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同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顧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自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得此奸邪手）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

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
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
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
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
賜絶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
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
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
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
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莫當在上左右

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

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諜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即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决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

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
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陛下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
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即園立
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
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
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
上曰待兩三日間自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
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
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

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牓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

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璹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詘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璹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璹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含容止令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苟

所自卑也治平三年上疾甚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
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
筆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大王乃穎王也煩
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穎王某琦曰乞即晚宣麻制
下即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州陛辭
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為翰林學
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先是琦鎮揚州王安石初
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
多不及盥漱琦疑安石夜飲放縱謂安石曰君少年幸

毋廢書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
上琦書多用古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
人頗識難字安石聞之益以爲輕己故安石每日韓
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
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
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
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姿貌偉
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
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

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八窻入細乃是經
綸好手故其論時宰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歲
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
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太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
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
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
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
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
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其為

杯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